

文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鎖紙水  
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  
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  
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鎖紙之  
屬賜之尋徐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劄子  
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棗殿云皇帝叫內侍要  
唾盂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  
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  
他曼卿佛牌爲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卻且作第二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七

行誼

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  
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篆書  
刻石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  
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矣因請  
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  
不遇知于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  
登金門上玉堂遠于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  
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

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  
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駢駕鸞鶴  
翺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  
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  
處病屎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曾中  
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  
一生聰明要作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  
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  
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八

行誼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嘗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  
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  
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顯沛造次必歸于  
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顯  
沛造次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  
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  
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  
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日字加兩點不得

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  
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  
得作器字商副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閒有遼國右金  
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  
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  
舍誦天童經數十偏其聲則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  
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  
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一十餘句凡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九

行誥

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  
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  
皆當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于經是可  
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嘗稱從軍三  
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  
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  
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  
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

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于一次  
賀正色云只爲邊功一次近于一次武臣無詞聞者  
稱服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  
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  
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  
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  
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是  
爲甚底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十

行誥

元豐閒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  
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  
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  
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  
不用則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  
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效顰云十  
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鍾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  
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天折雖埋骨于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眾大皇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而與君父訣別誦限已盡不得少畱冤痛之情言

學海類編

錢氏私誌

十一

行詣

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木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于巫山髻髻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述事太上備膺養遇在帝左右銜金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姪迪功郎秀州嘉興尉世昭序

學海類編

十一

錢氏私誌

十一

行詣

桐陰舊話

宋 吏部尚書韓元吉无咎撰

忠憲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典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吾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

學海類編

桐陰舊話

一行詣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則二瓦棺並列于穴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于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洞耳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斷石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柳增築其封豕豕首于上洪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

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敞繖自蔽率以為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甕同寢臥至別割甕為

二分之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

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

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

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

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

脊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

學海類編

桐陰舊話

二 一行詣

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後乃為王文正公婿也

公在蜀既逾年仁宗欲召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

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

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

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

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

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

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親戚故舊若仲淹

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威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于斷一答杖或不當明則懼于朝章幽則畏于陰騭二書真蹟學海類編 八 桐陰舊話 三 行誦

具在族人家自餘尙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尊蓋公自樞副遷參

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媚女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之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則妻必死可娶媚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願有是耶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咒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學海類編 八 桐陰舊話 四 行誦

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于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數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用玉女但音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撻



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豬肉及胃臙之屬  
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豬驛司馳騎疲  
于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伴送  
者飲率盡酒然公翌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  
隨行大杯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全委頓臨別痛飲  
達旦及敘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虜中責伴者以  
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學海類編

天

制陰謀話

五

行詣

萬柳溪邊舊話

宋 知非子尤 杞君玉撰

始遷祖贈待制公

諱叔保

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

邵未有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

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

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

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無

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

命子孫世世奉壯繆侯香火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行詣

待制公徒手入吳以正直名世縉紳多厚遇之性最穎

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閒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價

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雄於財閭亭池館為一時絕勝

許舍山中祖基乃買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

三間壯偉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善

書書環玉堂三字于梁間後文獻公

諱輝

於紹聖元年

畢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玉堂四十二樹之兆也

事詳君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

長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皇山禪定百年傳

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

身後清貴永永當名子係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

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

之祠扁雲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禮樂文獻公師事之

先生即選為長婿愛同諸子公後與修吾長子少卿

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

以為奇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行詣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

蒼頭拾椽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椽子置繩股中埋

于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椽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號

為棟城相與出費造四門于四方曉開夜閉虎遂不

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于青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

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雷亭題兩邊柱曰山光

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

如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掃虔揖培

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愛春秋多遊人  
亦有進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戶已經  
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袖拂侯像之  
塵侯兩額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為灑掃之役誤以水  
及像乃手拭之既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  
速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車閱譜載之更詳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終公諱大成年二十

四而娶范貞節娶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中范貞節年

十九而有終公歿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

學海類編 一八 萬柳溪邊舊話 三 行詣

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爲子可也徐將

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勿死有司如例給粟養陽

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終公母弟無已公諱大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

私同謀殺夫里宰發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

數十金爲贖之一夕矚知許婦與私夫同處于樓公

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亡而

遇一僧持燈夜歸者惟識公公懼變服逃于蕩東西

僖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淮漕不第復歸里中

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

貞節死于劍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稱

爲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尊

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

而生子贈少帥公諱時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

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帥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

高貲喜任達傾財結客多樂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

學海類編 一八 萬柳溪邊舊話 四 行詣

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爲

盜也富爲眾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爲盜一家六十

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

與白公乃傾家產爲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

五室吹夫人一慟亦卒公與吹夫人同年同月生只

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一子各生四男皆有文

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入麀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

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



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

官高等除教授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

司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

給事中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除觀文殿大學士

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贈少師諡文獻

文獻公有抄寫義子平真自孩時即茹素便利可喜侍

公頤指當意公甚愛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貲取沙頭

王氏女為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

學海類編

一八

萬柳溪邊舊話

五

行詣

脅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脅開縫三月餘始

沒尚有丹線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

悟異常而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

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線忽開女便

躍入母腹即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

石嶺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山一日

守第人聞祠堂中哭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

大銅鑪裂為八塊人以為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

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諱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

指四歲時尚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太夫人往東門迥

溪莊塗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于此乎

又落富貴劫矣公曰別來安善相對而泣自此能言

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為姑蘇王寺丞壻多游胥臺

虎邱之閒二十八以蘇籍登第甫耆懸車徙于鵝湖

西僖里更號西僖居士再修覺林寺時時謝事而游

處焉一日在寺見老僧復來而公卒于寺左先祠中

學海類編

一八

萬柳溪邊舊話

六

行詣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有文名當主管吏部架

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檢討官擢博士改宗正簿

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中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

權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鵝湖既創大第復築名園以其餘

力改造覺林寺寺傍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為之記

鑿石樹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僖吾家為檀越者百

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適傾圮廓而新之子

時為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僧輒坐先公銜杯賦

詩雷連忘返者恆數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讀僧之坐  
我酒我者視昔逾密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官行  
在所時偷簿書暇過西湖上流憩諸刹恍然覺林舊  
境也然心之悶沈萬萬矣已念吾大人投紱而歸歸  
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既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  
盈奉先公香火即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復出  
金買田三頃畀之俾爲燹燭費時時展拜先像雷與  
仲觴咏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恨先公坐臨其  
上不能觴咏如舊日耳閒語淵曰吾再世有德于寺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七

行詣

僧爾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孫子此誠左右手不  
可背也願鑑石壁開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  
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復也  
爾寺僧亦虔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乎一切有爲咸  
如夢幻夢而覺焉安知覺林之爲色邪空邪余之貪  
癡乃諄諄于世守淵當成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余  
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聊爲之銘銘曰茫茫苦海有  
此覺林釋我吏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  
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茲尋今也何之肯

像余臨華燈明滅青篆浮沈庭賓啼鳥雁遙岑既  
晴既拜亦詠亦斟爾廢我醉滌此塵襟笑同遠社知  
結牙琴願言永世講議彌深我銘末後式也如金

國子公

諱時

資稟神異一日十行嘗舉博學宏詞除國

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常得下  
八百井中儲丹如璧如月盡食之徧遊名山更名道  
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爲死矣至乾道中  
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  
皆亡獨爾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八

行詣

開棺中呼人名速開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  
侍公從弟也

邑志  
有傳

閩俗普明喜爲人相葬地文簡公諱父雲耕翁卒普明  
徧相哭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  
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吐聲震地文簡公懼  
興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問曰此地發福三  
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  
聲應曰尤時亭累世積德表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  
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與十四年

秋事也文簡公服闋即登上第祖孫皆尚書至不肖  
玘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邑志詳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資質絕人五歲能為詩句文獻公  
曰此天上騏驎香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垌  
以神童薦于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為諸士冠毗陵自  
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  
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文  
獻公尚在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九 行誥

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為祕書丞者共以文簡名  
對亟授之張先生枳曰尤君真祕書也及張說入西  
府公率三館上書悟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守趙  
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  
提舉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  
顏師魯奏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  
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孝宗嘗與  
文簡公論人才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語宰執曰尤  
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擢直學士院公薦陸游

不許內禪制開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  
不遊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鏗李祭酒肅簡公祥  
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而成者  
韓侂胄以應解賞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胄四年間已  
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  
專徇侂胄非磨礪之具也詔遂不行上以疾不省壽  
皇文簡公上封事千言駕即日過重華宮都下懽呼

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口奏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十 行誥

其濫乞人裁節上嘉納汰其半擢公禮部尚書兼侍  
讀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  
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  
年七十終于位誤也文集可考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輿令改江陰學官召為將作監簿  
大宗正丞進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  
江東召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召為敷文閣  
改江東提刑召為吏部郎官太子侍讀累遷樞密院



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卿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侍講又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與祠起知發州改太  
平州召爲煥章閣待制除給事中兼侍讀擢禮部尚  
書以改政奉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父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  
出西關渡梁溪因造圃梁溪之上後有高岡眺望沿  
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二首  
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東落  
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十一

行誥

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卻憶孤山歸醉  
路馬蹄香雪襯東風海棠詞云雨行芳蕊傍溪陰一  
笑嫣然抵萬金烈火照臨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沈沈  
曉妝無力胭脂重夜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  
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師公有詩  
文集五十卷

臨海公諱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飲鵝湖中狂  
風驟發睹一失風後丹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  
採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滿攜家人京者貲囊皆失  
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長女以獻

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賞其行橐而領  
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諱汪倅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潔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閒數盥洗手而  
不如葷不飲酒脣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  
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  
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  
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諱次子寺丞公諱爲嗣  
即祀之高祖也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十一

行誥

兵部侍郎五湖公諱梁初生時全體刺百花鳥雀十歲時  
隱隱尚存資極慧倦于誦讀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  
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侍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蟹與客笑傲山陰  
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齊  
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閒而與  
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探  
舟擢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  
蟹其內有二十大綫一劬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  
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

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  
孰兼食者大韜嘿坐屈指數十迴筭之面漸赤大叫  
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焮皆大笑大韜復嘿  
筭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  
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  
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吾兄催蟹啓釜觀之  
暗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眾共奔視朗卿  
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  
韜手取諸蟹傾于湖濱偶遺一二落足于岸左一犬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三

行詣

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  
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  
得于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鋪掘之得赤首巨  
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餐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  
厚葬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嚴下常苦目疾時發時止則往往不食  
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其  
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池  
水中莊定公夫人慟哭禱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目

即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

事詳夫人墓誌

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  
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圃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  
瀟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閒曰五世三  
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  
公夫人曾夢神人撫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  
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甯還  
家幃輿中見山閒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四

行詣

也命僕夫以松椿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  
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溝分注數  
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爲之銘銘曰拔  
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無  
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瘠孕夢  
神授符籙之泉瑩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汲  
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澤沛萬家來福逾厚泉  
名二二我豈溢美勒此銘詞千禩母毀

博士公諱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累官建

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  
宦占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母  
兄兵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與目自築室于  
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  
有綠雲寮詩草人比之韋蘇州子二長祕閣公煇次  
衛尉寺丞燿

迪功公諱字與茂苦志力學甯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

矣始登進士高第補楊州文學擢迪功郎監潭州南  
岳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五 行詣

乞歸養承懼竭力事寶慶公者十五年親終服除公  
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徒富圖書古玩  
亦享高壽

莊定公諱年十九登甯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

簡公登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  
陽法曹郎令山陽倅海陵參東淮制幕入爲軍器監  
簿遷太府丞檢詳編修擢司農少卿總餉准西除理  
卿出爲福建帥改沿江制制召爲祕書監繼大父爲  
侍請兼直院出知太平州亦大父舊治也召修史

進侍讀權工部尙書繼大父爲禮部尙書丁父兵侍  
公憂服除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  
綱史事封毗陵郡侯 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優  
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公少達老閒久歷于世  
其事行甚多門人趙探花達甫君發感公教育之恩  
著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鏤板至今盛  
行于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祿入益厚晉江宗人  
歲歲來觀皆厚貲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其 行詣

十二頃子晉江以贈族之貧者事詳晉江人張明誠  
贈日記事詳閩譜  
刺史公諱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矣  
善爲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

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爲祕  
書正字不能佞權要出爲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  
壽清福二子燾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  
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石碑布滿諸  
處本邑中史多刺史公年少于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諱嶠弱冠時讀書于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



數十株即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  
一日松下忽湧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眼  
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決決清澈汲以煮茗與  
二泉無異也遂以石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  
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事詳蔣嗣  
梅松泉精  
舍公既老有宿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  
達于戶內公甚震驚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朝  
廷每大慶必推恩于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  
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  
學海類編 一 萬柳溪邊舊話 七 行誥

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諱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

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  
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

貧者給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為正平公于更名英

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至衛尉寺丞即拂衣歸

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

諱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

讀書萬卷性喜為詩有復初齋詩彙十二卷行世以

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大祝擢將作監主簿以詩  
忤達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太父也以玘推恩追封  
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諱字向之配郡君  
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諱與叔氏  
穎父諱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  
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  
兄良器仕為提刑點檢子即天澤也天澤與君同撰  
尤譜

終慕公諱字元鎮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緘默

學海類編 一 萬柳溪邊舊話 式 行誥

有志操晚年望高尚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

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

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遁終身耳公與子仕隱

雖異跡公真淳厚君子也

萬柳溪邊舊話跋語

先曾祖大司徒守元公諱玘致仕還架數十木屋於

萬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二卷不

肖實少侍父味菜翁諱君敬翁時述其話洪武二十

九年丙子科實幸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朴公諱文

詔徵孝廉具牢醴率實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于

覺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簡斷墨間不可讀者

逾半命門人許靈就燈下抄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

不得又數年實佐南昌攝郡篆捐俸刊木傳之子孫

學海類編

萬柳溪邊舊話

九

行詣

曾孫男實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

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

司徒公中起名位壽富貴一世嘗著舊話三卷曾從

祖南昌公刻之逾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

梓家塾子男瑛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

之可久矣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

晉識時年七十有四

此處為書中其他內容，因文字模糊且為倒置，故不進行詳細OCR。

太祖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衛節執樞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迴避札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日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始也

愍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人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上感動六宮時相認

三十四

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爰上從之溫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詔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兩遊擊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

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嘗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即今出內東門了急來逃涕下先

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速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番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杜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于禁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直宗出章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待往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詰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巖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太祖一日幸後苑賞世冊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

三十四

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

下宜為杜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開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數



其罪僕念皇間以刃揮際產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求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僂寒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節今後毋或僂寒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帳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

三十四卷

嘗見之其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僂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旱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樊峽將至灑瀆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物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溺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水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極枯遂復載還廟中燬後如故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避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未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三十四卷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倘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號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子承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中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寺王牒仙源類請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寺修王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王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為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于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其人可也朝首從之遂獲成書然王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正記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

蓋丞夫其人非此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開復進書  
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王牒者祖宗以米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  
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羅化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祖宗王  
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于太廟南  
宗正寺王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  
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王牒用王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王牒  
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卷

五

夫... 蓋丞夫其人非此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開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王牒者祖宗以米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羅化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祖宗王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于太廟南宗正寺王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王牒用王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王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宋 趙葵 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  
在定力院設齋有司米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問其荷鑰俄大搜索  
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日登鑰見蛛網布滿  
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  
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  
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  
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嶽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

三十五

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齊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  
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于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  
十六載乃聞寶乙亥歲也上已拔從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  
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  
遁意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  
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  
則當速措置上酷晉之伴居後苑苑吏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數  
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其夕  
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  
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  
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踴席有不可勝之狀

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戲雪頌太宗曰好做好做遂  
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  
帝已崩矣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  
簾外雨潺湲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箇  
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  
開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其高  
山尚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守詔  
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樓閣金

三十五

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  
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  
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壽庭除雀蕭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方炎之暇无惜典諸公頗見過也  
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  
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  
其友入於鼎臣求為開達一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木  
行京衷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韓僕  
語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  
夫祝私事恐尔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卻精者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董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請開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謂此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

三十五卷

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湏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頗施贖蕩之恩仍有太平輿國之號

大中祥符六年蘇州彰明縣宗仙觀石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鳥織縷悉備知州北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王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太樹匿穢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很籍至夜逐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其詩曰由來乘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以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

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針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

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鬃無

價歎飄零官路在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客嗟席上青衫濕

透弄感舊何止琵琶怨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懷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單

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

三十五卷

父隔帳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水耳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

香案自壞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寧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祈

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云寺漸

明後二日宣仁上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

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

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豎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當令畜  
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

廟況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高月餘忽獲妖人急欲  
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  
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不  
故試之如賦豈不能和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  
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嫌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  
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賦詩云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婁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  
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賦方古人孰比近臣曰  
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賦之才無賦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  
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默居思答閱歲茲深人材災難不

三十五卷

五

忍中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  
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  
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  
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玉錄宮醜疑其王醜道  
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  
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  
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木朝軾也上大驚不惟  
弛其禁且欲玩弄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教一一口又又一乃御製易  
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紹德壽承太乙循運  
盡在陽九之數祖傳甲庚吉建炎於其盛之推奈何五行逆順天

地之數非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肇劫  
千戈元衡立劫壬寅癸卯亦云哀哉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內有丙  
火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辜戊申己酉時正災劫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壬子癸丑後成改建甲寅乙卯立應勤禱丙  
辰丁巳朕已何在祖宗復有中興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  
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追與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開縣名曰  
仁和上其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金狄馬試舉其略政和元  
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  
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

三十五

六

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  
灵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語如賀神霄降云壽金狄之成群干  
丹霄之正法如謝駕華室錄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  
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  
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華現因幸蔡京家鳴鶯置酒時  
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送典萬邦從化本天成  
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  
原以金為國號識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  
元年冬祀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大吏預借春出土  
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識可勝歎哉  
監左祭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

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執符一且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軀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應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隨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所不能免即驚其異僧去朔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

病以被輻高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為郡守流其僧廢其寺

豐有俊宇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日之女亦悟酒罷留宿爰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也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且

典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其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居於鄰僧成作詩云自歎年來刺骨貧子

廡今已屬西鄰殷勤說典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此為淫婦入

室取刀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袋菜事廢人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持冬瓜切作蓋列室其腹突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遂詰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伴妻教人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置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天宜以權宮為名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家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齋香祈天益久不辭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閱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廉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子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聞封府勘乃捕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為妾所誘併典稱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助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隱具質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松陽縣氏有被毆經縣驗傷却日引驗了無癰痕宰推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熱麻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甚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  
撲後方大治金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  
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  
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  
改官密院編修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昉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  
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  
兵者只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  
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三十五卷

九

行都崇新門外廣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  
一歲元宵則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  
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毋  
而留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窻外乃是野地女因窺  
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  
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木寺云未  
日郡王自齋舍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令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  
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去諸

髡

宋曾慥撰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典綰二疋小者分典乳箠獅子兩個時內外已歡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三十七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礼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礼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跌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七詞云惇七無大臣之節快快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聰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抹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且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晶飯及至乃設飯一盃蘿蔔一標白湯一盃而已蓋以三百為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晶飯穆父意

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誰謂湯飯俱毛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壘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果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疴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並相姿也公笑而受之

三十七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霞飛密開奪得于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沈瀝共嵇中散闔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叙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陸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得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其父帥多專殺也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八

談淵

宋王 陶撰

天禧中秦州言潭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王印一以獻物  
 太平興國中貴晝日忽見使者至苦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  
 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星宇宏麗使者使貴入  
 其容衛制度悉為王者謂貴曰侯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  
 聖山取一異室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  
 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  
 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邊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神州  
 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具  
 以矣對即命貴閉目少選令開目視見山川頗異道士曰此于闐  
 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上中有仙童出一物投之謂曰  
 持此奉皇帝有令暄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發其物  
 乃王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室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  
 潘所不迨城既破國主李煜曰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孫潘察  
 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  
 禮二公先登二舟乃煜飲茶船前設一獸木板道煜嚮之國主儀  
 衛甚盛一旦獸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旣一吸曹  
 謂李即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  
 之詎可放歸曹曰云邊獸木版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

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鄧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  
 年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非之方引年除正  
 太傅致任以小詩白鄧公云蕭索當衙並命時兼衰朽倚瑤枝  
 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成和焉當時輕薄少年  
 改御公詩云蕭索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  
 去一任夫君鶴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時宋王命至中  
 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  
 無名久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  
 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旣是父子安得

兩處喫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有井露降布  
 林木子姪輩驚喜曰于鎬鎬味之惏然不憚子姪放請鎬曰此非  
 其露乃雀錫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喪

大祖一日小宴顧江南國主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聯煜思久之  
 乃舉味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握風滿懷大祖曰蒲懷之風何可  
 足尚從官無不嘆服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取小長約三四尺許兩眼  
 白睛皆碧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  
 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  
 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吼封鎖枷箇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担母竟不回矣

歷代小史卷之三十八

三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吼封鎖枷箇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担母竟不回矣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吼封鎖枷箇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担母竟不回矣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吼封鎖枷箇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担母竟不回矣

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吼封鎖枷箇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担母竟不回矣

據舊鈔四卷本校並增補

# 涑水記聞

涵芬樓藏版

##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作本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謹謀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眾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伊沙本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

涑水卷一

一 涵芬樓

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眾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而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方市汝曹今毋得方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資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眾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判州開源使先侍食于開源中先公為之外無慮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鈔本不作小注得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鈔本無親軍二字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韓通為京城巡檢原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內外都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瞎眼其

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督勸通為不利通

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追還奔歸軍士王

彥昇遇之于路躍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

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



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宋制名臣曰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

羅彥瓌原本及鈔本誤作羅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諷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

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作朝行儀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爲人也有又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夫

凍水卷一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諛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洵淘若作如此將如之何太祖姊云

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洵淘若作如此將如之何太祖姊云當自決胸懷乃來家問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王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作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輟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

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作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先公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解舍平汝豈得敗之耶公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三

凍水卷一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遺焚之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因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太祖親征澤路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作千萬彬快然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補入字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補入字尙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樹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

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石介出

路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作而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詞原水作詞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

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

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攜筠乃召

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

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

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

涑水卷一

四

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

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原書宋史李筠傳及文居澤州進至路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原書宋史李筠傳及文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普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

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賄賂上怒叱曰鼎鑪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

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

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

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補入字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

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詔補入字趙普于榻前約爲

人掌之補入字普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補入字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

憂不測上一日補入字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

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爲某補入字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

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補入字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補入字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補入字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補入字

涑水卷一

五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作人行地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郡無邪字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字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曰行多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不字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

凍水卷一

六

國芬

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作爲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等加沙本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資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度作行易制者字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有使字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明二字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用事三字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行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公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凡字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行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公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復原本作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

凍水卷一

七

國芬

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搗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



材一行可取者密爲籍記原本作記謂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

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古詩出三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

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遊

誨涕泣憾作恨本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諄讓之羌

懼卽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成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尙能救汝郭進

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

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

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

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婿也爲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

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平公書

張美爲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原本有美字女爲妾及

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

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

然則張美全活作故本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

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

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卽命官給

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爲母叩頭謝

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遣美曰語汝兒汝欲

錢當從我求無爲取于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

美惶恐折節爲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

州張氏謂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

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

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

之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

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爲具奏詔特爵

爲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爲奏官謂云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爲贊善

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

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謂云

王明爲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吏多受民

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爲鄆陵令民以故事

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

喻其意數日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謂云築堤道明年無水患

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

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

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

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

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

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

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行謂云至宮門呼而入繼隆

使王且謂云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

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

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

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其

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

人

凍水卷一

八 福 芬 樓

凍水卷一

九 福 芬 樓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履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原行本無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敕已出韓王復懷之請

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符彥卿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

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患上曰卿苦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涑水卷一

太祖事世宗于瀆原本行傳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

以飲太祖太祖曰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

蜀之軍太祖時宋白知舉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議沸騰乃

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

當自決何為白自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二

宋 司馬光 撰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伴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

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

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

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

涑水卷二

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

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為功遂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

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為舍人所破

狼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帝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慙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奉常法吏治

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鑱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

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鑱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

擔若干仍齋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是以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尙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作國家耳以原案本太宗朝事實改正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

王紹宣原案本太宗朝事實改正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真宗多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奪遇

上大怒以爲原案本太宗朝事實改正昌言操意熾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尙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敘爲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智于上前指責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峨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

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知政事知鳳翔府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福急數以胸臆決事

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

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

凍水卷二

十一

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筆本楚自誣服具本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水獨疑之

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話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其獄詞耶

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其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且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知州本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

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邊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

凍水卷二

三

獄事止本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據本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本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

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本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與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本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



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  
視廷中何人原本無人字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  
曰爾以同州推官再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其以罪為賢  
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候其狀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其狀  
使得其本無待罪二府固其本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  
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彼其本無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  
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其狀不敢  
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  
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其本無繼隆坐罷原本及抄本俱  
討知秦州王原曰云○原本李牧安朝事實

曹侍中將薨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  
對曰臣二子燦與璋才其本無器可其本無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

涑水卷二

四

芬

對曰燦不如璋已而果然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  
高召主者令卑其本無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璋怒曰舊固不  
可改也其本無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請兵事罪小宜可赦  
皆諫璋璋不聽卒誅之軍中攝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璋方  
飲陷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  
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其本無來于陣前檢校  
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璋問軍  
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  
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遂進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璋以百騎與之  
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  
于是虜鳴笳其本無而遁璋以大軍征其本無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  
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其本無由是懼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  
璋則加手于額其本無呼之為父云其本無

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其本無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璋方與客奕棋  
不應軍吏亟言之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  
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其本無彬曰吾聞此人新  
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  
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其本無如此其本無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  
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問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  
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  
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  
不可殺其後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  
為太子諫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

涑水卷二

五

芬

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其本無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  
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  
今為祕閣校理其本無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  
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  
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  
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  
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亮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  
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  
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其本無  
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

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為假山原案此上二十一

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

視之逾月不瘳並本有上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

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抄本有起居王抄本有不得自便王不樂

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作抄本輔佐王為善

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

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抄本有杖之數

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

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

聖性上悅亦重之右出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

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

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

終不能戒抄本作改禹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詞列莫與作抄本比

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字嘉祐原為陳州人及後本均與作禹偁禹偁改按宋史嘉祐附

愚駿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

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且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

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

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

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

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子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

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

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作行錄不能勝吾子也公始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原本及抄本

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原本及抄本準退

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作行錄曰嚮者主上召君

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有與字言於端乎準曰不然

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抄本作改知若軍國大

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

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原本及抄本端

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原本及抄本

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原本及抄本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

端見具道準言且曰原本及抄本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遣

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原本及抄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

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

然徒樹怨讎而擊其叛心也作行錄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

直作行錄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

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

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抄本無德明二竟

納降作行錄請命原案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

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

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

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

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

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原案

蘇王元偁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原案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

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作行錄不能勝吾子也公始

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原本及抄本準退

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作行錄曰嚮者主上召君

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有與字言於端乎準曰不然

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抄本作改知若軍國大

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

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原本及抄本端

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

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原本及抄本

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原本及抄本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

端見具道準言且曰原本及抄本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遣

凍水卷一

六

凍水卷一

七

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作鈔本

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

以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

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則可也論子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

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為卿相

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

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原本郢作鄂按宋

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海字亦書作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

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

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虛

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

尋命之攷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

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

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

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

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

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贈工部

尚書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子廣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

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

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

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抄本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虛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

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冀曰今

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

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

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

海國王俶子惟濟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為副俶辭又更

除鄧州原本宋史鄧州以仁冀為鴻臚卿原本宋史鄧州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

也云子方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

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虛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仇曰彼元勳

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

幾多遜敗云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虛多遜陰以白上曰

普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

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捐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讎人生櫛割以祭其

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逃

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

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

不下且作抄本見屠藏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

涑水卷二

八

編芬樓

涑水卷二

九

編芬樓



涑水記聞卷二

宋 司馬光 撰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

涑水卷二

一 胡芬 撰

不絕翰卒未至作本三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勝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奴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

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

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黨

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多雷擊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斬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

涑水卷二

一 胡芬 撰

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

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與國後增員

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者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

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襄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作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讐世以爲知言祥符中眞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卽召對擢大理評事小字於上儀之來眞宗另行假是泊宋本之留而擢則尋另有一傳者前行錄則自是以皇祐中其曾孫汾上合上條爲一傳皇祐中以下一段則引是爲此條前中與則自是以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而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出次進

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廣引經

凍水卷二

二二 編 牙 樓

傳自辨乃得解國見

張洎與陳喬皆爲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貴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爲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攷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倨貴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門警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僞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作姑以爲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僞公修國史爲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

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殿其幘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台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祕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辛之嶺南巡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作本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作空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飲

凍水卷二

四 編 牙 樓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開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嘗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本紉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羈耶襄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眞宗時俱在清貫作貫詢好潔衣作多服衷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之語曰梅香孫吳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礮礮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作失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

依其威安爲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也謂貌唯眈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爲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曰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外郎也敢望園中獅子乎衆大笑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闢闢何能知下官口及爲參知政事日或謂曰公爲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擲若瓦參政蓋粉久矣中立爲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紫方之未幾罷爲資政

澗水卷二

五

涵芬樓

殿學士不復用老子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爲奇異試不中皆作本以責罰爲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爲宰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膳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爲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作本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

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攷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攷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鎮皆以詞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爲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澗水卷三

六

涵芬樓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勣參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

用軍北京留守夏竦王勣永見上尚書

資政殿大學士

端明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

樞密直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尚書左丞

給事中

天章閣待制

諫議大夫

知制誥

知制誥

前兩府致仕

前兩府致仕

張安壽曰

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慶歷中爲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謔言呂相失

慶歷中爲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謔言呂相失



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  
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館時嘗預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  
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侍座者畢  
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  
未可舉也侍中曹鄴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  
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  
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禮難以久矣未  
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學于姚鉉使  
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  
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  
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  
數竦為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

凍水卷二

七 編 芬 權

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于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  
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  
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  
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  
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並為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  
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  
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  
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攷校中者召詣閣下試  
論六首及中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  
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為政議欲  
廢之吳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于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  
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攷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道行錄同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  
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  
除天章閣待制槩淡然行錄同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  
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原叔本之命事則子與入淫亂  
事行錄有及修三時修行錄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  
獨上書言修以文章行錄為近臣不可以閔房曖昧之事輕加汚  
蠅臣與修蹤跡行錄亦淡行錄然如平旦久之及修坐降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淡行錄然如平旦久之及修坐降  
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元譬令槩求去乃行錄知蘇州遭喪去  
官服闋除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祕閣下夜召入禁中訪

凍水卷三

八 編 芬 權

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忠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  
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  
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  
為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為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  
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院原叔本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情  
即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  
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  
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如本  
申狀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用原叔本  
原叔本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  
不應賦之墜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

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皆為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怒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為是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作白本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齋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文忠公以為有漢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知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凍水卷三

九 函 芬 樓

又曰杜杞字偉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為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寢上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為言未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即本有召既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三本有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為女冠楊氏為尼立曹后

道粹原本有王道粹其人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作本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

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作本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牙官皆中本有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牙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為遊郡刺史俸祿十倍于舊國用原本有益廣于今為烈原本有又曰范諷性侷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鞫作本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論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百行論有例謂人原本有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百行論有例謂人原本有

凍水卷三

十 函 芬 樓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涑水記聞卷四

宋 司馬 馬 光 撰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萬行餘居逆旅及民家闔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作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苦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行餘此輩見所給作行餘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作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作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

涑水傳四

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原本作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選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官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爲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

曰請竝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作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眞宗亦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落侍講通判欽州後知戎原本作戎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傳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間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尙五萬餘人皆悲涕悵原本作悵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涑水傳四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作陳述古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選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選疏示之執中慙志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作倫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迫之



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斬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蕪黃疲敵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選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永吉獲倫之五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爲參知政事永吉復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無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齋敕誥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

澠水卷四

三

馮芬樓

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領之退歸即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劄子詔執中執中不肯署曰羸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有亦行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是以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

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選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選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資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執中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資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當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執中

澠水卷四

四

馮芬樓

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且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即以鎗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章貴貴曰若必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以字理使以字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以字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

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閉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原案宋朝事與張昱之不協在

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

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

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

言是必怨讎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

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品之落職知就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

以選入捧日軍原本傳曇二弟本傳曇軍日軍為宋殿前司所凡十餘年

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

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

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

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遇之達日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

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日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

日曇感恚作本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

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誠

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述求作本名以取祿仕也

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

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

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矚目窺

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

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

僕夫必羞之

王景曰晉盟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此法令嚴

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作本緩刑罰寬聚斂私鹽

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

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

御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

不可食欲為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為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甚

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盛度

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

傑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

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權祥為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寇之路以上

胡等字多改通或然從本更正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為水則

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弱民田無有限絕北胡原本陸寒其北

四里而圖畫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淵之役胡原本自梁門遂城之

間積薪土為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及自西山或不合處

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者

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原案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

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為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

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為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

詰杞之作本所殺蠻數為即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

對亦有陰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

制原案杜杞出而謂句時有不一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

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

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明作本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

弼資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

凍水卷四

五

六

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諫爽欲任以他官爽對不敢辭為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爽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為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為給事中爽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爽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擢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書無逸為圖乞施便坐為觀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爽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

涑水卷四

七

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榮初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宣爽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采又定著作又定著述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之原案唐開元中制定月令李林甫注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罽七祠原本編七祠二字時饗飲福原本編二字祀吳

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言其謬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等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卒瑜殿中丞

涑水卷四

八

伯京曰馮元孫爽俱以儒素稱馮進士爽諸科及第爽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士十年爽因請老詔不許爽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爽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譙日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

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爽癡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若都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懼請濟師甲五千米留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由保安來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奩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若奩甲速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奩其甲巡夕宿白市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神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督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



里寇偽為雍使督進且抄本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眾平信之

兵先犯之遂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車少利比晚復至

為兩翼以拚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難之遼

等死二十二日且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抄本有寇以環全邑之善

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且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為二平與元孫俱

被執平不復食沒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斯德和腰賞平元孫家

原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百平降賊賊兵圍其家文庫傳德和與其

家德和坐觀新州州吏民亦歸賊賊兵圍其家文庫傳德和與其

亮多言平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相合初雍辟計用章自副抄本有李

閣也用章欲害雍保節固守動皆叱之口守動欲白二人驅使免之

章杖流廣伯夏雍以太常卿守安六十二字其下無延州被賊圍至

撤城下兵去用章以竹勸雍棄延州詔杖流雍遷知安州原案計用

涑水卷四

九

又曰抄本有九月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

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

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原案東都事瑛及宋史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

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瑛瑛先進曰君祿盈庫

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齒餌知和告勝相

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東告懷敏遂以大

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

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且輒

斂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由

籠卒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斬指衆解

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

抄本

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

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原案北下脫快宋史附趙珣父子交節

西鄙用兵許公呂夷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公為相龐公公

樞密使滅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事在明記抄本脫狄青平之及小注事在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無術溫成多過制度措置顛倒劉暹自江

式趙抃趙抃京師作事按諸云與先朝漢唐諸帝體院院生職圖充其

邪佞趙抃邪佞人于用陳之家事孫為館職以酬私隙必知常州

自開封府推官李城本家新蜀志是道狂只陣民英道進排斥善良

京官與充職無聞充等得門京亦然抄本復復任情十二用

涑水卷四

十

人張氏之符某行符某符某其飲食因至死海案為張氏所博身自

女與兒娶自縊而死一月之內三事繼發前後所發亦聞不少抄本

白即之狀家聲狼籍黃旗招延卜祝與語等八事

之徒所預坐者皆元平其罪自情狀之變也自之重測候異字實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脫作十餘抄本

涑水記聞卷五

宋 司馬 馬光 撰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原宋史呂公更爲事此謂在歐陽修前快不令仍原文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

爲中詔久之乃知事出郭后郭后有由是免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

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諡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戊午四月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涑水卷五

罪 芬 錄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尙氏楊氏尤得幸尙氏父自

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尙氏嘗于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

上頰宋史作批批上頰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

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慰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因

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受

章奏遣吏詆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

者閻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

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

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卽爲敕狀貶出

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輔等始還家

救尋至遣人押出城十一月戊子原本作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閻文應所譖之妙本有故廢之既而

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妙本無章惠太后下作慶金枝詞

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以上六字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

涑水卷五

一

罪 芬 錄

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

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禮葬于佛舍而已王伯庸以下一段妙本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以爲得人謂

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

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有某字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行

爲恩行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某字有與之

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樂之則向之舉者將轉有行爲謗矣此原本作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

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

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遼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民間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入揀

涑水卷五

三

蘇

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膺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既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殲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

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

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殿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選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選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殿人至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里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洵

涑水卷五

四

蘇

洵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前前世之比無傷也子是以青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選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月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憚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賞太薄許爲外助止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南軍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選一官加選上學士置之



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充壯未必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跳禱于天及旦有舞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

凍水卷五

五

風眩之義行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行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爾曹抄本謂出入禁闈抄本有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抄本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感及夕諸宮門白下鑲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

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肆

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吐素不喜聞上語卽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謗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原謂諸宮主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于殿之西廡史無史字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

凍水卷五

六

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抄本有素入白有抄本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抄本有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之無之行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誅有之行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遼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深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抄本有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

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之  
不以示同列言行錄有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語水作曰汝  
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言行錄有當言也何得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  
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言行錄有皆  
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言行錄有中宮  
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  
二人言行錄有武繼隆白言行錄有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  
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  
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寢清寧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  
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水及抄本無不歸者  
各宿其二府言行錄有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  
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

源水卷五

七

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錢蜀人宮美原蜀李汝宋朝事實及攜  
之入京美以銀銀為業時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  
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為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  
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  
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  
張耆之家耆避嫌遂水作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即帝  
位復召入宮水作王宮美以銀銀為業納后于太子見  
乃許復召入宮水作王宮美以銀銀為業納后于太子見  
以美為地或性謂云進道交與  
皆俱為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翼公曰安仁昔為故相  
沈義倫所知原宋史沈倫傳名義倫以與太家名下字止名倫仍作倫至  
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水作政事  
王且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  
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言行錄有  
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  
直此原在相位久以下二十四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初言行錄有  
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言行錄有山棚大宴又服木及抄本用僭  
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  
曰準誠賢言行錄有能無如駿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水作  
準為相言行錄有是駿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

錢資元曰真宗末王翼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  
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翼公將退知  
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水作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  
敢為也深歎服之水作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  
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因水作除試四門助教遣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  
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敕與廢紙同束屋梁間水作

源水卷五

八

劉貢父曰真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為劉后寒微不可

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  
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冀公欲擠安

涑水記聞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為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為之延舉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為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多其以拯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抄本亦書原注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宋史章士又責

涑水卷六

一

編

卷

六

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本抄

丁作也原本丁書公僅置余圖四無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

侍郎免之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有謂字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調本抄

拜謁放小俊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無謂字姪至行

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

拜放曰君以手搏有謂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

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

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

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數條上雖有謂字不之問而待

放之意浸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邪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

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編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本抄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

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官至尚書

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為修宮使特一日三見亦三

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無愠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

精力過人常通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編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安還得疾

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

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

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

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為長吏于市

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問然富民犯罪未嘗稍

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宋次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

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豫知既而月餘無所

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

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作許

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作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胸

價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復行作左右扶輿入禁

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

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

涑水卷六

二

編

卷

六



館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行傳作遣中行傳作使齎敕往授

之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原本及抄本官宴飲

驛吏原本及抄本言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

久有之字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公

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敕示行傳作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

救行傳作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原本及抄本

劉氏獨行傳作置朕于宮中衆知上眈亂誤言皆不應李迪

曰果如是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獻在幄行傳作

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

涑水卷六

三

子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咸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星

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

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

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

不能督順之乃乃字使快手乃字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

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

聚藥自抵其居以藥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

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

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僞服無

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

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

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

曰日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踉蹌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

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

坐乎教練使乃趨字作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

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

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

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于州順之笑曰教練

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

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

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

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

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

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

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

涑水卷六

四

子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使廣納貨

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

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

至臨淄麻氏率壯作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

衆至今基址尙存謂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十二

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

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

縱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

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

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

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閣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為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于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為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三言作上左澶淵王欽若陰言于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無可斬也今虜

澶水卷六

五

芬樓

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變輿回軫一步原本無行字餘同從補則四方瓦解以上四字原本及抄萬眾雲散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虜乘其勢以上四字原本及抄楚蜀可得至耶上悟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乃止二人由是怨準另為一據行餘上在澶淵南城原本及抄本行餘改殿前都指揮使高瓊

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二府原本及抄本行餘改大臣今虜將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虜

執搗筆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聳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策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中弩死虜眾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原本及抄本行餘改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謳歌諧謔喧譁原本及抄本行餘改常達旦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使人規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原本及抄本行餘改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緡二十萬原本及抄本行餘改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許也利用辭去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為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間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原本及抄本行餘改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之恥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今虜眾悖逆侵

澶水卷六

六

芬樓

逼原本及抄本行餘改稱乎上由是浸疎之原本及抄本行餘改王且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原本及抄本行餘改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問曰準性剛褻弼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且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尙存親為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為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侍省都知

真宗晚年原本及抄本行餘改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原本及抄本行餘改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

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攝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而奉德音君欲  
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閱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  
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  
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元豐及中

真宗時王文正且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且察  
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  
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  
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且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  
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且曰常用某人同列爭之莫  
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嫉抄本行錄之莫能間也丁謂數  
毀且于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且誰可代瑋  
者且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

澧水卷六

七

通芬

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且不答及至秦州  
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抄本白書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  
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  
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  
且具道其事謂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抄本謂及不勝  
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且笑曰外廷之議  
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  
烏足以為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  
七年羌人襲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  
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  
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錄云  
真宗既與契丹議和抄本王文正且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議何如  
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

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  
有先知之明矣文傳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  
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  
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  
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祕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  
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  
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  
云晚年王煥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  
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澧水卷六

八

通芬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真宗二字原本及抄本改命具二字原本及抄本改中外錢  
糧抄本及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

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元豐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原本作王從鈔繼勳原本宋史呂端傳亦作繼勳  
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原本作王從鈔繼勳原本宋史呂端傳亦作繼勳

路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  
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  
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  
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  
潯州錄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殿下平立



不拜請字本及抄本無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詔天五節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辭不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為大藩而不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凍水卷六

九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本改樂知方技師

亦嘗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

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召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為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種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眾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賈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匹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

凍水卷六

十

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于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演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演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寧對于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魏野有詩先朝命郭后魏野詩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李寧

涑水記聞卷七

宋 司 馬 光 撰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懷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領鈐轄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

涑水卷七

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劫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僚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僚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

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謹呼于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于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為大任卿行第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行矣願得所賚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陸殿上迎

涑水卷七

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衰疎之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汜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敕下河陽陝州河中府河皆撤其奏百姓大驚警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敕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時在公事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為三司判官轉運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本抄  
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  
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  
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  
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  
素教蓄無原本本抄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  
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  
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  
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  
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  
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原本本抄又均注重昭字

凍水卷七

三

通 芬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管不勝怒舉  
杵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有每行字捫其痕輒  
哭云

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  
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事準將  
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官家原本本抄何之耶無耶字  
何不速還京師準行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以二人之準曰羣  
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  
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且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  
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  
行乃作北渡河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以上八字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以其  
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作曰君一武行夫耳

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公行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  
王且向敏中皆諫以為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  
鹽井上以后故原本及抄本無欲捨其罪二行萊公固請必行  
其罪行是時上已不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  
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行吾月中久不見寇準何也  
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有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  
罪

凍水卷七

四

通 芬

張齊賢為布衣時偶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  
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  
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  
可者願吾輩竄竦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慨慷士諸君又何問焉乃取大  
碗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唱  
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本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  
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  
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及威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  
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  
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  
召兩吏趣從行其家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貨財皆  
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  
君莫能定者本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廢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  
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



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動至既而讓曰汝不肖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立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抄本氣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三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曰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為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誦中人人莫之悟與王且同為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且善視之且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且曰當以白上宗諤家抄本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且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償非為國

澠水卷七

五

五

擇賢也明日且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誦皆此類後罷相為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即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抄本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抄本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為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日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此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書視事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抄本欽若上表請觀抄本下上且問神機丁謂上亦不謂也欽若信之即上表請觀抄本未反亟留

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復為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為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為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饑道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為天火所焚一朝殆盡抄本王文穆為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抄本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鈴轄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兵抄本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縵服者言之

澠水卷七

六

六

王欽若為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尙疎欽若奴祁容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容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既入六錠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鬪事發下御史臺鞠案事方紛紜真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為賊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為官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抄本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爲朝官真宗卽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間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延鈔本有太后曰萬秋奈何虜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真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審慎向敏中爲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宅原本改之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已不許上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

涑水登七

七

蘇

娶既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作敏中罷相歸班其麻辭曰翊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自敏中又曰朕選用不明摠紳輿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摺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敏中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下多敏中字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偶儻敏中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遺之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爲善唯敏中勤於政事以上十八字原本及抄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作敏中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所創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敏中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作敏中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作敏中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人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作敏中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作敏中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作敏中子作敏中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作敏中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作敏中負此人死無可辨作敏中者敏中固作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某僧作敏中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有則字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

涑水登七

七

蘇

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原本及抄本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爲神敏中王且字子明大名入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密且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且必至公輔手植三槐于庭以識之且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購文籍且以選預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攷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且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